

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获奖

文学是一座金矿

梅伟

文学是一座金矿，谁都可以采掘。

我把这句话印在了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一书的封面上了。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一直认为无论任何人，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是年轻人还是古稀之人，只要你愿意搞文学创作，那么文学就是你的金矿，你就可以随意采掘，你就可以从生活的金矿中采掘到金子。

我想采掘金子。

我把目光放在了京西这块土地上，我想那里的崇山峻岭肯定蕴藏着品位极高的金矿，肯定能采掘到“金子”。于是，我的眼光开始在京西大地上“搜寻”，盯住了千年历史的皇家琉璃窑厂，盯住了永远覆盖在紫禁城宫殿大屋顶上的琉璃瓦，那闪耀着金黄色光芒的琉璃瓦。

那金灿灿的、光芒四射的琉璃瓦，不就是金矿的矿苗吗？！

但是，看到矿苗不一定能采掘到金子，要采掘到金子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有意识地做准备工作。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找许多老年人聊天，向他们请教一些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比如1949年以前的煤窑情况，比如某某是如何当上煤窑窑主的，比如那些走窑的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再比如什么人被叫做煤狗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创作出了中篇小说《窑主》，而故事发生的鬼子窑就坐落在京西，是一座煤炭储量丰富煤层又浅的煤窑，一打就出煤。

读者会问，这座煤窑为什么叫做鬼子窑呢？原来，这样的叫法是因为日本侵华期间，某些日本人出资开了煤窑，这样的煤窑被老百姓叫做“鬼子窑”。鬼子窑是我和一位老人聊天时知道的，后来又向另一位老人打听，再次证实了那座鬼子窑的存在，并了解到在当时的门头沟，有多座日本人出资开采的鬼子窑，这成为日本侵华期间掠夺中国矿业资源的一个罪证。

我想，这是准备工作之一，也是搜集素材的一个方法，没有这个方

法，一定挖不到金子。

聊天是搜集素材的方法，翻阅资料同样是搜集素材的方法，在准备创作《五彩琉璃》长篇小说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门头沟的《文史资料》，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素材，当然也有琉璃烧造行业的素材。可以说，这些素材是创作长篇小说《五彩琉璃》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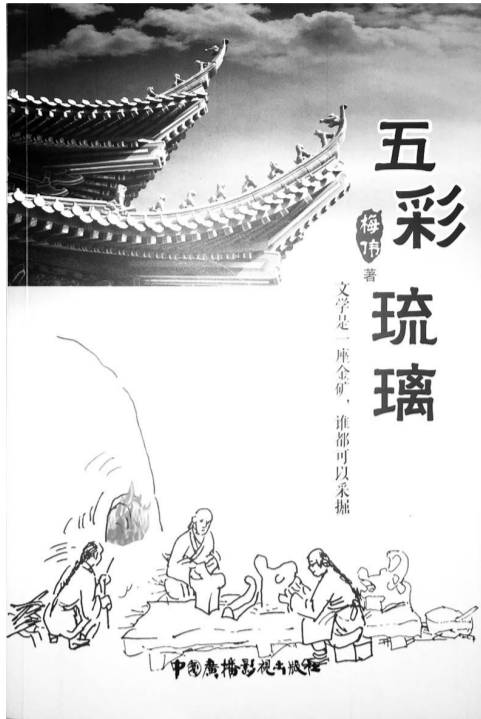
大量的素材需要整理，需要去粗取精、需要归纳出一条或者几条故事的脉络，构成小说的主线和副线，从而完成一部小说的创作。

文学创作理论讲，素材必须提炼，这就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正含义，如果没有高于生活的提炼过程，只是记录生活的流水账，三分钱的酱油二分钱的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不能称为作品，也绝不会成功。所以，我在创作《五彩琉璃》的时候，坚决避免流水账，并借用评书艺术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艺术表现手法，尽量不给读者留下拖沓的感觉。

其实，文学作品有记录历史的功能，特别是在明清以后，长篇白话小说在记录历史故事上，充分发挥了这种功能，比如《三国演义》，比如《金瓶梅》，比如《水浒》……当然，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来看，不能把张飞怒打督邮的情节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来读。所以，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历史，但是，小说应该给历史留下一点什么。

一位文学挚友问我，京西这座文学金矿还能挖出金子吗？我明确地答道：虽然有许多作者在京西这座金矿中挖掘金子，并且已经挖到了金子，但是，京西的文学金矿蕴藏丰富，还有很多很多金子没有挖出来。他又问我，哪座金矿的蕴藏更多一些呢？我说：京西的古代历史遗存、现代历史遗存和当代历史遗存，都是蕴藏丰富的金矿，你可以睁大自己的慧眼，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就能准确地选择一座金矿，并深入挖掘埋藏在地下的金子。

京西还有许许多多的好题材，京西还有许许多多的好题材，在等待着勤奋的挖金人去挖掘。



由梅伟(王新生)创作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近日获得了北京市写作学会2015年度创作奖，并入围第三届北京剧本推介会优秀作品。

小说《五彩琉璃》是一部反映清末到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前几十年间，有关旧北京琉璃烧造行业的小说，共38章，40万字，题材独特，故事情节动人，老北京风情浓郁，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琉璃匠师为民族工业献身精神的京味文学作品。该小说在讲述京西琉璃烧造故事的同时，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清末民初的老北京风情景物，并注重使用老北京的一些方言，对话多采用口语，符合人物性格，细节真实生动，读来感觉平易近人、熟悉亲切。作者对书中人物的描写极尽笔墨，使其栩栩如生，其中的故事情节也更为曲折、扣人心弦，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妙趣，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民族工业、讴歌琉璃匠师们的爱国精神和誓死保护民族工业秘密的无畏行为，进行了积极的描述和表现。

梅伟印象

中央电视台非遗中国行总撰稿 韩胜勋

认识梅伟是在首钢搞宣传工作的時候，那时我在电视台做编导，他在汽运公司做宣传干事。由于有工作关系，彼此就认识了。

记的有一次电视台要拍个短片，介绍一部电影，我邀请了报社的记者，也邀请了梅伟。在拍摄中，梅伟对那部电影的见解比较深刻，所以我就多录了他几段，播出后产生了一些小的反响。

我对梅伟开始关注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一部连载在《首钢报》的中篇小说《窑主》，引起了我的注意。《窑主》主要是描写20世纪前半叶的京西煤窑，塑造了一个有些传奇但又非常真实的人物——苟国英，他在日本投降后那个特殊的时期，利用一个特殊的机会，当上了一座煤窑的窑主，因此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一个颇有些钱财的土豪，便吃喝玩乐、找情人捧戏子，着实风光了一番。这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就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浸透泥土芳香的文字所吸引，我想：一个首钢的宣传干事怎么会了解那么多旧中国煤窑业的情况呢？感慨之余，我更是感到那些没有生命的文字，在作者的笔下竟如同柔软的泥巴，随心所欲地捏造出各种人物形象。

我写诗写歌词多年，但没有写过小说，因此我与梅伟探讨，怎么才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小說？梅伟说还是要熟悉生活，生活是写小说的基础。

虽然认识，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但我们注定是要熟悉的，这个缘分始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学创作提高班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和他有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文学让我们成了好朋友。

熟悉了，交往自然就多了，我们在一起讨论文学，讨论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其间我说我的见解，他说他的意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提高。

一次闲谈中，梅伟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心中则有些担忧，能行吗？我想，毕竟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要驾驭一部长篇小说确实要费些心力的——组织故事，设计情节，书写文字……

之后，梅伟又多次表达了写长篇小说的愿望，我便问他准备写什么题材，他说就写京西的题材，还说京西这块土地上有许多可以挖掘的好题材，不挖实在可惜。

2013年底，梅伟告诉我，他已经动笔了，并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小说的大致脉络。我问他，这“琉璃”的故事好写吗？这时我还是很担心的，毕竟这“琉璃”是中国文化、艺术、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是东方人的精致、细腻和宏大的具体体现，是建筑与艺术的深度融合贯通，表现出来难度很大，况且琉璃的生产制作离我们的视野很远，他熟悉吗？

我的担忧不无道理，虽然梅伟经历比较丰富，但根本没有接触过琉璃烧造行业，那么精深的琉璃行业知识从哪儿来，说白了，他完全是个门外汉嘛。再说小说中的情节是否能够吸引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又该如何塑造呢？

梅伟很快用实际行动打消了我的疑虑，一段时间后，他把前几章打印出来，向我征求意见。我看到他竟然从清末写起，娓娓道来。这马上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吃惊地问，这些情节是从哪儿来的？梅伟笑着回答，还是生活。

看来生活确实是创作的源泉。

2015年，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出版了。我问梅伟，以后还写吗？梅伟回答，还想写一部，就写一部。我问，写什么题材？他回答，想把《窑主》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又问，再以后呢？他说，那就不写了。

挖掘人性中的真善美

《首钢日报》副刊部原主任 张秉文

读完梅伟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两点：第一，作者在选材上功课扎实。小说中的情境选定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京西皇家琉璃烧造场，那个时期风云变幻，可以说故事多，但作者遴选故事很精巧，写与皇宫的“沾亲带故”只是一个引子，用它来引出老章家的故事。小说开头写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听说老章家藏着珍宝，中间写民国警察逼老章家献宝献礼新登基的袁世凯，最后写日本扶持的傀儡溥仪政府，要挟老章家出山，承接伪满皇宫琉璃工程，都是点到为止，笔墨重点放在由此引发的皇家琉璃窑场的兴衰和人物命运变化。换句话说，作者拉着皇家这面大旗作虎皮，而且“作”得极巧，显示了作者驾驭材料的娴熟功力。第二，小说塑造了以皇家琉璃窑场大掌门章传瑞为中心的一组鲜活人物群像。作者推出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以故事带人，让人物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自我表演，自然显露各自的德行。这样，在作者的笔下，没有一坏到底的反面人物，也没有“高大上”式一红到顶的正面人物。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塑造人物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一个人物的好与坏，让读者通过故事去想象、去体会品评人物的脾性。但通过梳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塑造人物有自己的底线，即旨在挖掘、彰显人性中的真善美。

我们对《五彩琉璃》中的人物进行了大致分类，看看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而了解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法。

第一组，大掌门章传瑞及其爷爷、父亲章帝甫，妻子章王氏和二房翠凤，儿子小五彩。这组人物视祖传的琉璃烧造为生命而各司其责倾心呵护。爷爷收自己的孙子章传瑞为徒，直接培养掌门人。父亲章帝甫实为一个老学究式的私塾先生，每天坐在太师椅上，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度日，看似悠闲实则关注中国的时局。章传瑞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作者重笔描绘：他勇敢直面日本山井洋行的种种阴谋，并为老章家琉璃烧造的传承而破除传统观念，把技艺传给了外姓人二狗。作者还赋予章传瑞开拓进取精神，认定章家的琉璃珍宝一定是古法烧造，于是踏上了漫长的研究之

路。作者笔锋一转，让章传瑞的儿子到国外留学，因此失去在窑场随父学徒、成为理所当然继承人的机遇。但小五彩接过祖传宝贝“五彩琉璃”的那一瞬，他为宝贝的魅力、更为父亲探索古法琉璃烧造的精神所倾倒，立志用他的所学和父亲一道研究琉璃的古法烧造。

第二组，爷爷的徒弟杨高越娶了寡妇二英之后，改掉了沾花惹草的坏毛病，成了窑场的主力。而另一个徒弟肖连路赌博成性，落魄之际到山井洋行做窑事，为搞到琉璃配方拉拢师哥杨高越而不得逞，又乔装绑匪绑架上妙峰山烧香的章王氏和二房翠凤，被揭穿后抽身逃走，从此以捞螺蛳为生计。老章家得知肖连路落到如此地步，不计前嫌要他重回窑场，但他良心发现、逃离躲避。作者竭力表现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如肖连路被又一次请回山井洋行工作，“良心发现”后不再为日本公司效劳，不辞而别，继续他的卖螺蛳生活，并写信告诉章传瑞提防日本人的阴谋。我认为，这两个人物塑造比较成功。

第三组，同在山井洋行供职的郭林生、丁掌柜和冉立成，也不是同一副嘴脸：郭林生表现卑躬屈膝，丁掌柜极尽谄媚，而冉立成一直不泯灭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些都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组，冉立成的恋人平攻子和哥哥大平翰之助及父亲大平三雄，在作者的笔下也有善良的一面。大平攻子爱上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小伙子冉立成，遭到父亲大平三雄的极力反对并逃离到中国，只身来到北京寻找冉立成。在哥哥的帮助下，促使大平三雄最终来到北京，接受了女儿的选择，承认了女儿的跨国婚姻。

值得一书的还有：飞天大盗歌拉虎子，他武艺高强，专偷高门大户人家，对老章家的琉璃珍宝也极感兴趣，一心想将宝贝弄到手。后来受老章家善行的感染，加上憨厚诚实的朋友老郭及道长的规劝，终于金盆洗手，还向老章家通报外国洋行欲窃取绝密的琉璃烧造技术和琉璃珍宝的阴谋。

总之，作者塑造人物不留主观痕迹，让故事的推进带动各路人物各司其职，演绎了生动的故事，很值得一读。

从获奖说开去

北京市写作学会副秘书长 张振海

2015年，北京市写作学会第一次颁发创作奖，梅伟创作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获奖了。与国内各类文学大奖比起来，这个创作奖不是什么大奖，但是含金量不低，是在多部作品参加评选的情况下，经过专家严格评选，最终榜上有名。

我参加了评选，觉得这部小说之所以获奖，第一是弘扬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奋斗精神，弘扬了中国琉璃工匠为保护民族工业秘密的献身精神。第二，则因为小说的叙述风格，它成为一部京味浓郁的小说。第三，这部小说具有可以转化为影视剧的良好基础，其中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如果能够改编成影视剧，将是很有影响的。

小说讲述了一个皇家琉璃窑场故事，作者运用了大量笔墨，运用了老北京的方言俚语，为读者描画

出一幅清末民初老北京的市井民风、人情世故，这就是京味小说的特点。

我们从梅伟的小说中看到，京西的广大地域上，留有极多的璀璨的文化遗存，不但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现代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这些遗存都是京西文化产业宝贵的资源，是可以创作出很好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创造”，难道不能“挖出”像《乔家大院》那样的电视剧吗？

这就是文化产业。

许多专家认为，文化产业中的产品是“文化+”的产物，是创意设计的结果。将“高大上”的文化转化为“接地气”的文创产品，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以使文学作品得到开发和传播，也可以为当地的文化资源充实新的内容。

幽幽之中的一股子精神

原在航空工业部某单位做宣传教育工作 刘国胜

读了梅伟创作的京味长篇小说《五彩琉璃》，心中便有了幽幽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贯穿于阅读之中。细细想来，这种幽幽的感觉，原来是因为小说人物、情节和故事的情绪。

近千年的皇家琉璃窑场一直是吃皇粮的，那种荣耀人能比？但是，大清朝倒了，皇粮没了，皇家窑场便处在了风雨飘摇、难以继的境地，自然有了“幽幽”的感觉。

作者虽然描写的是那个时代“幽幽的”故事，我却在阅读之中，总觉得小说里有一股子精神，反复思量，终于明白了，这股子精神就是中国琉璃工匠骨子里的精神，那是一股子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精神，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

那么，这股子精神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这股子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飞天大盗歌拉虎子的屡次“光顾”。歌拉虎子听

说老章家藏着稀世珍宝，便屡次潜入老章家，欲将珍宝盗走，一次深夜悄悄进入爷爷的卧室。但是，爷爷在黑暗中没有一丝的惊慌，扔出了茶壶，歌拉虎子竟然被吓跑了。

二、面对外国央行的多次利诱，老章家的大掌门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门户，冷静地将洋鬼子拒之门外。

三、京师警察几次上门，强索珍宝，欲将其作为袁世凯登基的贺礼，也在章传瑞和父亲的不卑不亢中流产。……

这就是精神，这就是中国琉璃工匠的精神，这就是中国民族工人坚忍不拔的精神。

梅伟经历丰富，年轻时去兵团下乡，回京后当过工人，做过宣传干事，并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通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这些经历是否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呢？

我想是吧。

我还认为，《五彩琉璃》是一本值得读者捧读品味的小说。